

在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图书出版“引进来”“走出去”亮点多

□本报记者 余义林 王 杨

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1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据初步统计,在9月初落幕的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达成的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和各类版权输出合作出版协议均较上一届有所增长,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再创佳绩。其间,来自全世界6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2000家出版单位集中展示了20万种精品图书,并举办了大量的文化交流活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展区也推介了不少在海外发行的中国图书。从本届图博会的不少活动中,都可以看出中国图书出版“引进来”和“走出去”所呈现的亮点。

吉林出版集团
力推《世界华人文库》

本届图博会期间,吉林出版集团与美国科发出版集团公司联合主办了《世界华人文库》新书发布会暨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书活动。《世界华人文库》是吉林出版集团“走出去”的重点输出项目,本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宗旨,试图在中国出版走出国门的同时,通过海外华人社区逐渐进入海外社会。吉林出版集团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丛书,也喻示着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回家”。

近年来,移民题材成为众多华人作家创作的突破口,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已经形成一种强劲势头,海外文学作品也已开始关注海外华人创作的艰辛、生活的艰难。随着海外华人作家阅历的丰富、思想的纯熟,作品开始承载着作家最敏感的人性思索,呈现作家的文化反思与历史情怀,这些都给作品带来了特定环境下的时代元素,异国风情和少有的历史厚重感。尽管很多作家已经移居国外,但他们的作品依然诠释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他们的华文作品仍然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华人文库》记录了海外新移民作家的生活实景和心路历程。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称该书是对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的一次最新整合和梳理。文库的内容包括作家海外生活真情流露的散文随笔,还包括作家独特视角的时评、游记,更有展现作家独特体验与审美的原创小说。

《世界华人文库》首批面世的散文随笔系列共12种,分别是《小品接龙》(王鼎钧)、《张宗子、刘荒田》、《人在旅途》(少君)、《归去来兮》(施雨)、《感恩情歌》(融融)、《美味人生》(冰清)、《美国男女》(陈晓)、《我的乡村》(依娃)、《心的驱动》(宋晓亮)、《纽约手记》

据悉,五洲传播出版社还计划在年内向国外介绍更多的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

译林出版社引进
《全球化百科全书》

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全球化”于上世纪末进入中国,并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日前,一套研究全球化的辞书——《全球化百科全书》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并在北京图博会上举行了发布会。

全球化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内,更确切的是出现在西方世界。经济全球化是

重点
阅读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李俊



武汉出版社近期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是一套开放式的文学社团研究丛书,它由海内外中青年学者通力合作完成。这里,“现代”指的是一种时间观念,“现代文学”还包括了新文学运动以外的各种文学现象,上至清末民初,下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而既然是“中国”,就不仅包括中国大陆。近代史上割让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和曾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都产生过文学社团,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出现了大小古典诗社多达300余个,可以说,每一个村落都有一个诗社。因此,本套以“中国”和“现代”命名的书系的内容和风格可谓包罗万象。目前书系已正式出版了7部书,分别是刘群的《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廖久明的《一群被惊醒的人——狂飙社研究》、周燕芬的《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杨萌芽的《古典诗歌的最后守望——清末明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黄乃江的《东南坛坫第一家——菽庄吟社研究》、吴敏的《宝塔山下交响乐——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及黄文倩的《在巨流中摆渡:“探求者”的文学道路与创作困境——一个台湾研究者的视野、思考与再解读》等。

“文革”结束到现在已有30余年,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意义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目前国内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有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成果的积累不多。这套书系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空白。据范泉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一书所收辞目,有关文学社团的有1035条,文学流派的有47条,而其中不少流派是有影响的“文人群体”,也应属社团之类。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领衔编撰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里,真正成书的只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不过十来种社团资料集,连语丝、新月、南国这样一些重大社团的资料也付之阙如。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曾推出一套颇具规模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分研究和资料两种,但也只出版了关于《新青年》和《新潮》、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弥洒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几种资料汇编(包括作品集和评论集),而研究方面的只有一本浅草社和沉钟社的研究论著。有关文学社团的整体性研究,除了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朱寿桐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等少数整体研究的论著,以及

否必然导致文化上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全球化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2006)不仅提供了对全球化理论基础的全面理解,还对全球化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解释。该书是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最终成果,由社会学家、全球化问题研究的主要学者罗兰·罗伯逊和杨·阿特·肖尔特主编,英文版由英国劳特利奇出版公司出版。全书包括400多个条目,涵括全球化在文化、生态、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心理、社会等方面的思想理论,由国际上全球化领域的交叉学科的学者合作完成。英文版分为四卷,译成中文时按照不同学科作了新的分类,以一卷本的形式出版。

《全球化百科全书》中文版主编由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王宁担纲。他于2008年开始领衔主持该书的翻译,并展现了用普通读者、学生、研究者都能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写成的全球化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

《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
再现提篮桥历史

北京图博会上,译林出版社还为其出版的《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一书举行了首发式。该书的作者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博士、主席团对此进行了富有积极成效的尝试。以陕西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雷涛为主席的陕西省作协文学翻译专业委员会,在继2010年推出俄汉对照版的《情系俄罗斯》后,于今年又推出了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陕西作家短篇小说集》(英文书名为Old Land, New Tales: 20 Best Stories of Shaanxi Writers)。该书在图博会期间举行了首发式。

英文版《陕西作家短篇小说集》汇集了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叶广芩、高建群、冯积岐、红柯、李康美、张虹等20位作家的《姐姐》、《黑氏》、《李十三推磨》、《雨》、《砾砾之旅》、《刀子》、《大漠人家》等20篇短篇小说代表作。陕西省作协文学翻译专业委员会为把带有鲜明地方语言特色和文化民俗特点的小说准确翻译成英文,不仅邀请了20位翻译家“操刀”,还邀请了美国专家赴陕指导。他们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辛勤工作,终于使这些优秀的小说实现了“走出去”。

《空间·故事·上海犹太人》通过对诸多当事人的采访和原始资料的挖掘,探寻了提篮桥地区的人、故事和空间,并展望了这里



的未来。全书收入近200幅图片,其中近百幅历史图片由多位原居上海的犹太人及其后裔提供。书中对建筑街道的彩照与黑白照片进行了今昔对比,还原了建筑的旧貌,带领读者重回历史。该书还聚焦文化遗产的挖掘,既关注历史,也着眼于提篮桥区域的现实问题。

高层对话论坛聚焦
数字出版与数字资源

作为本届北京图博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交流与合作专业委员会在京共同主办了“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社高层对话论坛”。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数字出版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侧重聚焦电子图书与工具书的发展、数字化科学数据服务。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和代表就数字出版的发展与创新服务,尤其是电子图书和电子工具书的应用、保存,科学数据的应用、关联与保存,期刊中的科学数据出版与关联等热点话题开展了对话和讨论。与会者还就电子资源引进存储和深加工、数字化资源长期保存、出版数字化未来走向、电子图书与电子期刊对学术研究的推动等话题展开了互动对话,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本次论坛的主题内涵。

与会者表示,电子图书在出版业和图书馆服务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大,数字图书的服务创新需要出版界和图书馆界的深度合作。瞄准科学数据服务,丰富工具书的服务功能,保存和利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人类共同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图书馆的重要历史责任。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将是图书馆界、出版界的共同利益所在,需要通过双方紧密合作形成良性合作与协作机制,共同促进人类文化的广泛传播。

书香茶座
“浅阅读”时代的
文学创作何为
——由《哲学深处的漫步》引发的对话

□牛学智 赵炳鑫

在这个“浅阅读”已经漫漶的时代,读者之所以对文学作品很不满意,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能不说与创作主体的哲学观、世界观有关。目前,赵炳鑫的哲学随笔集《哲学深处的漫步》面世,亦可看做是作者通过内在化当今创作主体性的诸多柔弱面向而进行的一次主体性诊断。这也不由地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作家有无必要进行一次哲学思想的启蒙?

牛学智:炳鑫,对于一个沉潜于人生经验深处的写作者来说,你的《哲学深处的漫步》无疑是一次成功的精神突围。现如今,我们所经历的任何阅读行为,其实都无法逃出消费社会已经给出的诸多阅读限制。比如说,多数人也许在内心呼唤人生的深度体验,但深度体验所需的必要心灵准备与周遭世界霸权似的给予人们的实际并不相符。它不断地引诱你,要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实惠,以最经济方式猎取最轻松成功,等等。那么,你对这本书有着怎样的阅读期待?你认为它会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改善这种浮皮潦草的阅读现状?

赵炳鑫:在这个消费时代,对这本书的阅读期待我并不乐观。时下,浅阅读已经从单一性的阅读行为蔓延成一种文化现象,“知道分子”已经成为阅读的主体,这正是社会大众浅薄和浮躁的集中表现。诚然,出于休闲和获取信息的需求进行“休闲式”和“浏览式”浅阅读,倒是无可厚非。但我们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样的阅读层次上。如果我们不能从内心彻底删除对价值生活的由衷期待,又不可能都去直接体验先哲们已经经历过和书写过的意义生活,那么,我们真正需要的还是深度阅读,因为只有深度阅读,才是真正的有效阅读。从当下的大众阅读来看,我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消费时代所给出的精神空间在萎缩。二是当下许多作家坚守精神高地的诚意在急剧下降,创作理想受到功利主义的严重侵害。三是我们的读者也被这个时代的浮躁弄得如无头的苍蝇一样,东奔西颠,灵魂出逃,缺乏信仰和精神寄寓。因此,我们的作家需要创作出有深度的作品。当然,我们的读者需要深度阅读,需要在博大精深的思想海洋中汲取精神的钙质。我知道我的创作也并不深刻,但前面所说的这些却是我创作的背景性存在,至少我希望我的创作中对这种精神现实的批判进行了内在化,当然也奢望在一些认真的读者那里能产生一点共鸣。作为创作,这也就足够了。

牛学智:哲学而深入、而漫步,这既是你的书名,也是你选择的文体形态和话语方式。文体形态上,它是随笔体;话语方式上,因为是“漫步”,再怎么走向哲学的纵深地带,它也不会是简单的哲学史描述,也避免了高居于形而上推演的枯燥。也就是说,你用自己的话语方式来言说哲学——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有必要严正面对的精神生活,即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我们自己?“认识你自己”在今天有无限可能?

赵炳鑫:2400多年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把德尔菲神庙金顶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作为他的座右铭。“认识你自己”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能力。在当今这个个性张扬的时代,我们的许多年轻人对别人是无比地苛刻,对自己却是无限地放纵。他们总是看到别人一身的毛病,这也不顺眼,那也不自在,却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认识你自己!”多么艰巨的任务!对哲学多年的习性,也让我深深地懂得哲学的真正智慧就是时空。我从哪里来,追问的是我的生命起点的时间性;我到哪里去,追问的是生命终点的时间性;我是谁,则追问的是我的空间位置性。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你在时空里的角色定位。把自己放在适当的历史阶段(时间),把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空间),不要发生时空错位。这样,你就是一个能认识自己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你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在大千世界,你也许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现如今,做一个了不起的人可能有点奢华,但做一个有诚意的人总还可以吧!理想一点,这是我为“认识你自己”有必要用一本书来表达的可行性所在。

牛学智:再看看当今文坛,理论批评家认为现如今的文学作品从整体上说,的确显得平了点、轻了点,或者说俗了点,因为作家写的和所想到的,能超出读者水平的其实并不多,这是读者不满意的根本原因。你的创作倒让我有了一个感触,文学作品中的平、轻、俗,与创作者主体性肯定有关。你认为当前作家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看待读者的思维理念应做哪些调整?这是不是一个哲学观或世界观问题?

赵炳鑫:当前,我们的文学作品确实存在平、轻、俗的现象。“文学是文学”,在古代,是文以载道;在现代,是天地人心。不管形式如何变化,它都承担着精神救赎的使命。当代文学出现以上问题,除了客观因素之外,确实与我们的创作者主体性大有关系。作家是特殊的职业,是个人化的,但更是社会性的。作家的世界观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这是决定一个作家创作高度的基础。当然,这些内在的精神修炼,主要来源于个人的人生经验和他们的“深度阅读”。我们为什么说赵树理是一位站在乡村看世界的作家,而鲁迅则是站在世界看乡村的作家?正因为他们俩的人生经验不同,他们的深度阅读不同,所以才决定了他们的精神维度并不在一个层次上。一个作家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成就一个作家高度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的作家一定要在形而上的建构上是一个能进行“深度阅读”的好读者,这样他的眼光就不会太近,创作也不会流于肤浅。

作家们如何看待自己?我们说作家是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因此,他就必须要具备公共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作家的创作一定不要囿于自己的小圈子,不要把文学创作看做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在这样的时代,欲望化书写所产生的文学肯定承载不了精神自救的使命。重新唤醒文学理想,荣誉感、自尊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以清洁的灵魂行走于文学世界,这应该是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基本精神追求。

作家如何看待读者?作为精神产品创造者的作家,不管文学创作的手法如何变换,文学创作采取何种技巧,我认为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关注读者的精神需求并由此改善这种需求。如果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关注读者的阅读取向,那也会迷失自己。在目前的情况下,读者的阅读情趣大体上向两个维度靠拢:一是需要在阅读后获得一种思想的震撼、精神的享受、理想的寄寓。这种要求势必使文学创作向精神担当的“形而上”方向靠拢,作品要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寄寓。二是在那些真切抒写普通人的生存景观、生活情趣、凡人小事中寻求一丝温馨与慰藉。这样势必要求使一部分文学创作向善于表现生活的“形而下”方向靠拢。这两个维度最终都指向文学的终极目标——人文关怀。理想寄寓与生活细节的完美融合,教育引领与大众趣味的完美契合,最后达到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文学的真正目的才可达到。作家们作为创作主体,只有解决了“看世界”、“看自己”、“看读者”的问题,才算是解决了他创作中最大的问题,即哲学观与世界观的问题。这样,他的创作就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引领和生命担当。